

【区域协调发展】

区域现代化进程中的数字经济赋能 区域协调发展研究*

崔理想

摘要:区域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子集、初级阶段,区域协调发展是区域现代化的典型特征和实现路径。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的特征,是驱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力量。以扎实推进区域现代化建设为目标导向,探索走好数字经济赋能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之路,应立足区域实际、发展需要及现实困境,强化顶层设计和政策安排,以建设区域现代化产业体系、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与转化、劳动力优化配置与红利释放、政策与资金高质量投入联动、民生改善与社会现代化治理等为传导路径,统筹区域发展质量、方式、布局、关系、时序等主要内容的协调,开创新时代数字经济赋能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

关键词:数字经济;区域协调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区域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3)04-0057-09 收稿日期:2023-04-03

*基金项目: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河南数字贫困时空演变及应对策略研究”(212400410131)。

作者简介:崔理想,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郑州 451464)。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高质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高水平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成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开展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基本遵循。区域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子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初级阶段,现代化发展阶段中首先要经历区域现代化,才能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史歌,2023)。区域协调发展是区域现代化的典型特征和实现路径。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发表的《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一文中强调,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

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2022年,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指出,“十四五”时期,中国数字经济转向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的新阶段。新时代,推动数字经济战略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度衔接,探索走好数字经济赋能区域协调发展之路,加快实现区域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的研究视角多样、成果丰硕。斯丽娟(2023)从理论逻辑的角度,认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价值分配环节赋能资源有效配置,通过价值实现环节赋能市场

变革,通过价值创造环节赋能区域间分工协作,从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李清华和何爱平(2022)基于数字经济发展的新特征,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技术泛化效应、驱动传导效应)和间接效应(市场化、劳动力资源配置)。段博等(2020)基于构建传导机制的视角,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地区差距具有负向的直接效应,数字经济通过集聚经济对地区差距发挥了显著的正向中介效应。杨瑞等(2022)从新型城镇化的视角,实证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具有区域异质性,数字经济从人口、经济、空间、社会、生态五个维度影响着新型城镇化的进程。还有不少学者从城乡融合效应(舒季君等,2022)、要素配置效率(黄永春等,2022)等不同视角,探析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关系。史歌(2023)提出在数字经济时代实现以区域现代化为子集的中国式现代化,就要利用数字经济发展优势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形成协同推进、具有数字化特征的区域现代化。刘荣增和何春(2022)提出,数字经济通过推进协调发展和发挥协调效应缩小区域、城乡、行业等发展差距,促进共同富裕。

纵观现有文献,无论是不同的视角还是不同的层面,大多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关系呈现良性互动态势。部分研究因评测方法和指标体系的不同而导致其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甚至相反的结论,须辩证看待。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的研究呈现三个特征:一是在空间维度上,无论是区域数字经济水平还是数字经济赋能区域协调发展水平,东中西部、南北方及城乡间等关系结构呈现较为显著的“东强西弱”“南强北弱”“城强乡弱”等空间特征;各板块内部、城市群内部等也存在较为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二是在演变维度上,随着数字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全国各地纷纷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导致区域数字经济水平以及数字经济赋能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有效提升,东中西部差距、南北方差距、城乡差距等呈现整体缩小、局部扩大态势。三是在传导路径维度上,逐渐从集中关注数字经济赋能区域经济协调向更多关注经济、社会、生态、空间、机会等多维度协调转变,数字经济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财政科教支出、数据要素集聚、劳动力资源配置、要素市场化等多样

化路径传导驱动区域协调发展,而地区经济水平、城镇化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又显著推动区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而促进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形成良性互动效应。不少学者的研究结论中,发现数字经济存在或发生“马太效应”,影响了区域协调发展,这说明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之间存在门槛效应;换言之,当数字经济发展到与特定区域相匹配的某种程度时,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才能形成良性协调效应和互动效应。同时,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拓展,区域现代化的内涵及要求也随之演变升级,进而对新时代数字经济如何高质量赋能区域协调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这些丰硕的研究成果及形势将为本文研究提供良好的研究基础和有益的启发借鉴。

二、数字经济赋能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区域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子集、初级阶段(史歌,2023),那么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也将成为区域现代化的特征体现和目标要求。区域协调发展是区域现代化的阶段特征和实现路径。当前,数字经济正在从生产要素、空间布局、影响机制、作用效果等多方面深刻改变区域空间格局,区域协调发展呈现新空间性、新功能性、新均衡性等基本特征(孙久文、胡俊彦,2022)。这些都对新时代数字经济赋能区域协调发展提出新要求,也为数字经济赋能区域协调发展的传导路径提供基本遵循。

(一)主要内容

以区域现代化为目标导向的数字经济赋能区域协调发展,应包括区域发展质量的协调、区域发展方式的协调、区域发展布局的协调、区域发展关系的协调和区域发展时序的协调(见图1)。

1.区域发展质量的协调

区域发展质量的协调是指立足各区域所处区位、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及比较优势等域情,对标区域现代化的目标要求,通过数字经济发展与赋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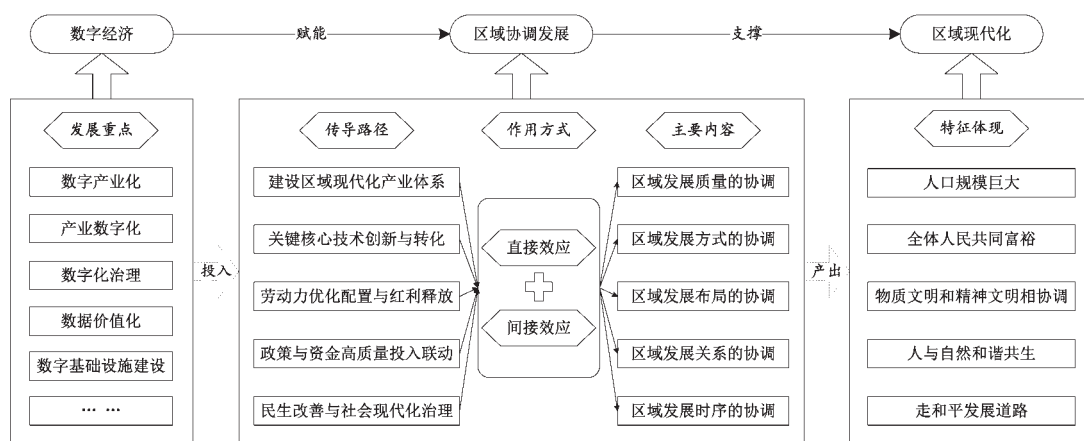


图1 区域现代化背景下数字经济赋能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实现各区域在发展“量”和“质”上的协调。区域发展“量”的协调是指区域发展规模的协调,主要体现在区域间生产总值、财政支出、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居环境质量、基本公共服务等现代化指标的总量差距的有效缩小。区域发展“质”的协调是指区域发展水平的协调,主要体现在区域间每个现代化指标的人均水平差距的有效缩小。区域发展质量的协调要求区域发展“量”和“质”同时协调。如果区域间仅实现“量”的有效缩小,而“质”在扩大,则显然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相背离。反之,则说明区域间存在失衡发展,可能加剧区域不充分不平衡发展的矛盾。区域发展质量的协调既体现于区域间,也体现于各区域内部。区域内部发展质量的协调涵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人的经济社会活动与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城市与乡村、三次产业结构等诸多关系结构的协调。

2. 区域发展方式的协调

区域发展方式的协调是指通过数字经济发展与赋能,推动各区域发展方式的优化升级,能够提供与区域发展水平相匹配的产品和服务,更好地满足各区域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区域发展方式的协调包括生产方式的协调、生活方式的协调和治理方式的协调。区域生产方式的协调是指立足各区域实际,灵活采取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等路径,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与合理布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打造分工合理、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格局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区域生活方式的协调是指以人民为中心,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数字业态发展、数字场景打造、数字服务供给等路径,引导人民智慧生活,推动各区域

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区域治理方式的协调是指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提升电子政务服务水平和政府数字化治理能力,健全跨地区、跨部门的协同治理和监管体系,加速弥合区域数字鸿沟、发展差距,统筹区域发展与安全、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推动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3. 区域发展布局的协调

区域发展布局的协调是指通过数字经济发展与赋能,实现人的经济社会活动在区域空间上合理分布的过程。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因此,区域发展布局的协调涵盖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布局、生态功能区布局、基本公共服务载体布局等方面。例如,区域产业布局的协调是在适应于区域环境承载力的基础上,通过数字经济发展与赋能,凸显区域特色、资源禀赋及比较优势,实现区域优势互补、合理分工、高质量发展。区域基础设施布局的协调借助数字工具及手段,引导基础设施在区域间合理布局,扩大基础设施服务覆盖面,实现扬优势、补短板、降成本相统一,加快构建与区域发展水平及需求相适宜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区域生态功能区布局的协调通过数字经济、数字技术等赋能,引导区域间开展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污染协同治理、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提升等活动,促进区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4. 区域发展关系的协调

区域发展关系的协调是指不同区域之间在数

数字经济赋能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区际关系。区际关系的处理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难点和重点(韦伟,2018)。竞争与合作是区域发展的主要关系。区域发展关系的协调指竞争和合作关系的协调。区域竞争是指不同区域因资源禀赋相似、发展方式趋同而导致其在争夺市场、争夺资源等过程中形成的竞争关系。区域竞争既有激发动力、促进增长等积极效应,也有垄断保护、资源浪费等不良影响。各区域在数字经济发展和赋能的竞争过程中,要注重实现竞争的积极效应的更好发挥和不良影响的有效规避。较之区域竞争,区域合作仍是新时代区际关系的主流。区域合作是指不同区域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互存、互促、互补的合作关系,旨在通过良性合作,更好地发挥各区域特色与比较优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共荣发展。需要强调的是,竞争与合作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要理性认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树立“竞争中合作,合作中竞争”的区域发展新理念(茶洪旺,2013),形成良性的“竞合”关系。

5. 区域发展时序的协调

区域发展历来都有一个时序问题,即存在先发地区与后发地区的区别(孙久文、胡俊彦,2022)。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历程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生产力内地重点布局的均衡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先富带动后富”的非均衡发展时期(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末),减缓沿海内地发展差距的协调发展时期(21世纪初到党的十八大前),高质量发展导向的区域协调发展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张首魁、赵宇,2020)。区域发展时序的先后和历史惯性形成了“落后病”“萧条病”“膨胀病”等区域问题以及对应的落后区域、萧条区域、膨胀区域(肖金成、安树伟,2019),成为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亟待破解的难题。对数字经济赋能区域协调发展而言,同样需要着力解决区域发展时序问题。区域发展时序的协调是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区域携手迈向现代化为主线,通过数字经济发展和赋能,强化先发地区的辐射带动效应,促进产业和服务向后发地区转移,带动后发地区协调发展、共荣发展。2022年全面启动的“东数西算”工程就是区域发展时序协调的典型例子。

(二) 传导路径

数字经济赋能区域协调发展不是目的,而是手

段,是加快推动各区域携手迈向现代化的一种实践模式。甄选和把握数字经济赋能区域协调发展的传导路径是实践的关键。

1. 建设区域现代化产业体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区域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区域现代化的坚实基础。建设区域现代化产业体系成为数字经济赋能区域协调发展的首要任务。数字经济作为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的特征,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还能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成为区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引擎。通过数字经济发展与赋能,有利于借助数字经济、数字技术等手段,促进区域资源要素、市场主体等供需精准对接,引导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工、转移承接,促进区域间产业发展同频共振和高质量发展,助推区域发展布局、关系、时序、方式、质量等主要内容的协调。数字经济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路径:一是推动区域数据要素价值挖掘、实现及共享,促进数字产业化发展,培育形成区域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区域企业、重点产业、产业园区、产业集群等产业主体、载体数字化转型和竞争力提升;三是数字经济赋能三次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四是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推动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构建。

2. 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与转化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全面推进区域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牵住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做好关键核心技术的布局转化,形成先发地区创新、后发地区转化的发展模式,成为数字经济赋能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举措。数字经济以高渗透、高融合、高参与的特性在三次产业领域形成数字技术泛化效应,数字技术的泛化效应带来新技术和不同技术的相互支撑与渗透(李清华、何爱平,2022)。数字经济推动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与转化的路径分为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一是数字类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与转化。立足各区域比较优势,统筹推进补齐关键技术短板、强化优势技术供给、抢先布局前沿技术融合创新等行动,可以提高区域数字关键核心技术的规模及其支撑力,把牢区域发展数字经济主动权。二是非数字类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与转化。发挥数字技术泛化效应

能够引导各类要素资源流动集聚和共建共享,推动区域不同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与转化,扩大区域关键核心技术生态圈,从而强化其在区域协调发展、区域现代化建设中的支撑作用。

3. 劳动力优化配置与红利释放

区域人才不足、人口外流、劳动力城乡配置失衡等导致该区域难以形成现代化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这种现象,在中国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较为突出。数字经济推动劳动力优化配置与红利释放主要体现在劳动力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劳动力资源合理流动和配置、劳动力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同步提升、劳动力消费潜力释放、人口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具体而言,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引导政府实施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计划,提升劳动力数字素养与技能,提高其劳动生产率;通过提供创业机会和提高劳动力预期收入来促进劳动力流动(周世军、陈博文,2023),实现区域间、城乡间、行业间等劳动力合理流动和配置,提高劳动报酬;通过打造数字消费场景、强化数字服务供给等手段,拓宽消费空间,释放消费潜力,拉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手段,及时精准识别区域协调发展、区域现代化建设中的劳动力支撑能力及质量,并以此为基,精准施策,引导人口高质量发展和人口红利持续释放。

4. 政策与资金高质量投入联动

区域发展不协调既是各地发展条件各异等现实因素的结果,也有国家政策倾斜的人为因素(王建学,2022)。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已从非均衡发展向协调发展转变,但各区域对国家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响应能力、快慢程度参差不齐,地区之间存在利益藩篱和政策壁垒等问题。政策和资金不匹配、不精准、不到位,成为掣肘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数字经济可以推动政策与资金高质量投入联动,其路径有:一是发挥数字经济政策导向性作用,引导不同区域实施差别化的区域发展政策,推动资金等要素资源跨区流动,助力破除地区之间的利益藩篱、政策壁垒;二是通过实施“东数西算”等工程,明晰中央和地方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定位和分工,实现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等关系的有机统一;三是通过发展数字金融,引导和撬动更多政府财政、社会资本等多元投入,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推动大中小企业跨

区融通发展;四是通过数字技术等手段,可以实时监测政策实施及资金使用质量,确保后续投入及工程高质量发展。

5. 民生改善与社会现代化治理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马慎萧等,2023)。实现区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区域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数字经济赋能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方向。数字经济推动区域民生改善与社会现代化治理,其路径有:一是以数字经济为载体“做大蛋糕”“分好蛋糕”,推动区域就业、医疗、教育、文化、养老、托育、家政等民生领域供需对接、精准供给、优质供给,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二是通过充分运用数字技术等手段,促进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拓宽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全过程,更充分、更智慧地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实现社会治理更充分体现人民意志和保障人民权益;三是以数字经济、数字技术为载体,引导区域深化合作,协同解决环境保护、公共卫生、灾害防治等涉及多个区域的社会民生问题,改善区域人居环境、营商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三、数字经济赋能区域协调发展的现实困境

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还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在区域发展中呈现出“双刃剑”的特性(斯丽娟,2023),这些对新时代数字经济赋能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挑战。

(一) 区域间存在显著的数字经济赋能基础差异

不同层面的区域普遍存在“数字鸿沟”,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仍然存在。区域板块层面,根据工业与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和零壹智库联合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报告(2022)》显示,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由2013年的1218.34增长至2021年的7818.25,增长了5.42倍;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从2013年的712.23增长至2021年的3066.77,增长了3.31倍;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从2013年的755.04增长至2021年的2855.36,增长了2.78倍;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呈现扩大态势;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

之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差距也呈现扩大态势;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差距不大,2020—2021年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反超西部地区,但幅度不显著(见图2)。中国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和“沿海地区—内陆地区”阶梯递减的空间格局(蔡绍洪等,2022)和“南强北弱、东强西弱”的空间特征(石碧华,2022)。在城市群层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出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为三大集聚的“高地连绵区”和以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为两大集聚的“低谷连绵区”的空间发展态势,以“胡焕庸线”为分界的空间关联格局已经形成(连港慧等,2022)。在省域层面,中国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和两极化特征(蔡绍洪等,2022),呈现出“东—西—中”梯度递减的趋势(舒季君等,2022),面临着“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的威胁。在城乡层面,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12月,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为75.6%,其中,城镇、农村互联网普及率分别为83.1%、61.9%;网民规模为10.67亿人,其中,城镇、农村网民规模分别占网民整体的71.1%、28.9%;非网民规模为3.44亿人,其中,农村地区非网民占比为55.2%,高于全国农村人口比例19.9个百分点。在区域现代化背景下,进一步释放数字经济赋能区域协调发展的红利必须有效消减区域间普遍存在的各类“数字鸿沟”等发展不平衡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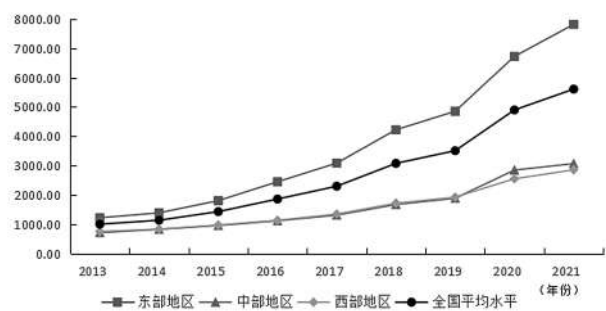


图2 2013—2021年全国及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数据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零壹智库《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报告(2022)》。

(二)各区域数字经济赋能的路径存在趋同态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网络强国实施纲要》《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纲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等重大战略规划相

继实施,为中国及各地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实践遵循。各地纷纷重视发展数字经济。但在区域实践中,大多数省(区、市)都以新基建、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政府、智慧城市、数据要素市场培育等为重点政策举措来推进(石碧华,2022),使得各地区数字经济赋能路径趋同,地区同质化发展态势凸显,加剧了区域间争夺资源、争夺市场等方面的恶性竞争和可能形成新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部分地方政府,尤其是县(区)级地方政府,忽视技术发展规律、要素承载能力和当地资源禀赋,跟风制定了大量专项规划,盲目推进不切实际的数字经济产业园区、产业项目建设,未来极有可能引发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产能过剩现象(王海兵,2022),进而形成“数字泡沫”,引发局部社会性风险。这种现象的发生既有国家层面缺乏针对各区域的明晰的规划部署的原因,也与各地区一哄而上、非理性决策、“贪多贪全”思想、盲目跟上级规划保持一致等因素相关。数字经济赋能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必须因地制宜、差别化发展数字经济,做好区域协调发展“全国一盘棋”这个大文章,形成区域分工明确、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数字经济发展体系,从而赋能实现各区域发展差距有效缩小和携手迈向现代化。

(三)各区域数字经济赋能的能力参差不齐

纵观中国各地数字经济发展实际,区域间存在着复杂而多样的能力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数字经济赋能作用的发挥。区域间数字经济赋能的能力差异主要体现在数字基础设施支撑能力、数字技术创新能力、数字经济发展能力、数字政府服务能力、数字社会建设能力、网络安全保障能力、数字化发展环境优化能力等方面。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1年)》显示,2021年,数字化综合发展水平排名全国前10位的省(市)中,80%为东部地区省(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数字技术创新水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数字政府建设水平等方面排名全国前10位的省(市)中,60%—90%为东部地区省(市),且省(市)名单及位次不尽相同(见表1),可见,地区发展失衡现象存在、发展差距显著。以“两化”能力为例,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路径,但两者也存在显著的区域差距。近年来,大多数省份的数字产业

表1 2021年中国数字化综合发展水平排名前10位的省(市)的地区分布及占比情况

	指标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名单	占比(%)	名单	占比(%)	名单	占比(%)	名单	占比(%)
总体指标	数字化综合发展水平	浙江、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山东、天津、福建	80	湖北	10	四川	10	—	0
分项指标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天津、广东、重庆、山东	80	河南	10	四川	10	—	0
	数字技术创新水平	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天津、浙江、福建	70	湖北	10	四川、陕西	20	—	0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江苏、广东、浙江、上海、北京、山东、福建	70	安徽、江西	10	四川	10	—	0
	数字政府建设水平	浙江、广东、北京、上海、山东、江苏、福建	70	湖北	10	贵州、四川	20	—	0
	数字社会建设水平	浙江、上海、广东、北京、江苏、山东、福建	70	江西	10	重庆	10	辽宁	10
	网络安全建设水平	山东、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广东	60	湖北	10	四川、重庆	20	辽宁	10
	数字化发展环境建设水平	浙江、北京、天津、江苏、广东、上海、山东、福建、河北	90	安徽	10	—	0	—	0

数据来源: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1年)》。

化发展状况持续低迷,少数省份的数字产业化发展保持了良好势头,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数字产业化水平存在显著差距;在产业数字化集聚和集群过程中,中西部地区处于劣势地位,产业数字化的空间分布还存在向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五大城市群收缩的可能性(王娟娟,2023)。区域间这些复杂而多样的能力差异不利于先发地区与后发地区之间实现数字经济创新与转化的有机联动和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四)区域间数字经济赋能的协同机制尚未形成

建立健全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协同机制是保障数字经济赋能区域协调发展效率及水平的重要举措。当前,中国区域间数字经济发展协同机制建设还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主要内容方面,虽然中国已相继实施《网络强国实施纲要》《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纲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等重大战略规划,但尚未建立健全协调统一的数字经济治理框架和规则体系以及数字经济发展部际协调、跨区域数字经济分工协作、数字城乡融合发展等协同机制。二是在区域层次方面,区域间数字经济发展协同机制建设还处于探索阶段,且更多发生在城市群层面,大区域、经济带、城乡间等层面还较少。以京津冀数字经济协同发展为例,2022年,《河北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实施,首次在数字经

济地方性法规中专设京津冀数字经济协同发展一章(第七章),并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协同、数据协同、产业协同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这为京津冀数字经济协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法律支撑。三是制约因素方面,先发地区、龙头数字平台企业的无序扩张、市场垄断等问题突出,“大数据杀熟”、用户数据泄露、算法滥用等现象频出,数字平台还存在着针对欠发达地区的“数字歧视”现象(石碧华,2022;斯丽娟,2023),这阻碍了区域间形成良性的竞合关系和协同机制。

四、对策建议

新时代,探索走好数字经济赋能区域协调发展之路,各区域应当因地制宜,把握好数字经济、区域协调发展等战略机遇,以政策协调、能力协调、内容协调、机制协调等为重点,凝心聚力,合力驱动各区域携手迈向现代化。

(一)统筹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的关系,实施差别化的区域政策

强化顶层设计,立足不同区域的发展实际及需要,实施差别化的区域政策,推动政策链与资金链、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统筹建立数字经济发展部际、区际、城乡等协调机制,稳步推动不同层面的数字经济赋能区域协调发展。在四大板块层面,推

动不同板块的差别化的数字经济战略与西部大开发、中部地区崛起、东北振兴、东部率先发展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度衔接,助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中部地区加快崛起、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在城市群、经济带层面,重点推进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城市群以及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等经济带建立数字经济协同发展体系及机制,打造区域发展的核心引领区,示范带动更多城市群、经济带及周边地区协调联动发展。在省域层面,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统筹国家中心城市、省会城市、区域副中心城市及一般城市的数字经济协调发展。在城乡层面,统筹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建设,推动数字城乡融合发展。

(二)提升区域辐射带动力和转移承接力,形成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格局

立足区域差异和目标导向,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以及溢出效应,提升数字经济先发地区的辐射带动力和数字经济后发地区的转移承接力,推动区域间形成面向区域现代化的分工明确、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支持先发地区依托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领先的数字技术创新能力等先发优势,打造数字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策源地,促进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成果转化,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引导先发地区强化使命担当和时代责任,积极推广“数字经济+飞地经济”模式,有效避免“数字歧视”、无序扩张、数字垄断等现象的发生。支持后发地区发挥自身优势,抓牢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数字经济产业转移、成果转化等“会承接、能承接、敢承接”能力,增强实现区域现代化的内生动力和发展后劲,不断缩小与先发地区的发展差距。

(三)统筹区域发展主要内容协调,推进区域现代化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聚焦区域发展质量协调,以建设区域现代化产业体系为路径,以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着力点,推动区域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筑牢区域现代化的坚实物质基础。聚焦区域发展方式协调,推动区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数字化转型,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推进绿色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聚焦区域发展布局协调,坚持项目带动,以高质量项目建设

推动数字经济赋能区域协调发展、区域现代化的“蓝图”稳步实现。聚焦区域发展关系协调,推动区域高水平开放联动,统筹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各区域更好支撑国家行稳致远地走和平发展道路。聚焦区域发展时序协调,推动区域政策向后发地区倾斜,不断缩小以人为目标的区域发展差距,加快实现区域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四)统筹区域发展与安全,建立健全区域协调发展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

强化区域协作思维,着力打破时空阻隔,畅通区域间数据、劳动力、技术、资金等要素流动,以数字经济为载体“做大蛋糕”“分好蛋糕”和保障区域全体人民公平参与数字经济发展全过程、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充分认识数字经济在区域发展中呈现出的“双刃剑”特性,处理好虹吸与辐射、市场与政府、开放与保护、竞争与合作等主要关系。明晰各区域的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之间的门槛效应,推动两者形成良性循环。规范数字经济发展,警惕数字泡沫、数字迷恋、数字侵蚀、数字幻觉、数字垄断、数字陷阱、数字鸿沟、数字依赖、数字歧视等数字经济的“破坏性”现象(王海兵,2022)的发生,完善区域分工协作机制,提高区域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注重质量评估管理,推动以评促建和以建促好有机结合,提升数字经济赋能区域协调发展的效率及水平。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N].人民日报,2022-10-26.
- [2]史歌.数字经济背景下区域现代化的路径与政策创新[J].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3(2).
- [3]斯丽娟.数字经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理论与改革,2023(2).
- [4]李清华,何爱平.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22(8).
- [5]段博,邵传林,段博.数字经济加剧了地区差距吗?——来自中国284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J].世界地理研究,2020(4).
- [6]杨瑞,张然,许航.数字经济能否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来自284个城市的经验证据[J].城市发展研究,2022(6).
- [7]舒季君,周建平,陈亦婷,等.中国省域数字经济的空间演

- 化特征及其城乡融合效应[J].经济地理,2022(8).
- [8]黄永春,官尚俊,邹晨,等.数字经济、要素配置效率与城乡融合发展[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2(10).
- [9]刘荣增,何春.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与检验[J].区域经济评论,2022(5).
- [10]孙久文,胡俊彦.迈向现代化的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探索[J].改革,2022(9).
- [11]韦伟.从区域竞争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合作[J].区域经济评论,2018(5).
- [12]茶洪旺.区域竞争与合作的经济学新视角解读[J].区域经济评论,2013(2).
- [13]张首魁,赵宇.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演进逻辑与战略趋向[J].东岳论丛,2020(10).
- [14]肖金成,安树伟.从区域非均衡发展到区域协调发展:中国区域发展40年[J].区域经济评论,2019(1).
- [15]周世军,陈博文.数字经济是否影响劳动力空间配置?——基于中国流动人口的微观证据[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23(2).
- [16]王建学.论中央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地位与职责[J].法学杂志,2022(3).
- [17]马慎萧,张建堡,周慧珍.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2).
- [18]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年)[R].2023.
- [19]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零壹智库.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报告(2022)[R].2022.
- [20]蔡绍洪,谷城,张再杰.中国省域数字经济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22(7).
- [21]石碧华.数字经济与我国区域协调发展[J].理论视野,2021(10).
- [2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2023.
- [23]王海兵.数字经济的“破坏性”:典型现象及政策建议[J].当代经济管理,2022(10).
- [24]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1年)[R].2022.
- [25]王娟娟.我国数字经济的“两化”发展与区域比较[J].中国流通经济,2023(1).

Research on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Empowerment in the Process of Regional Modernization

Cui Lixiang

Abstract: Regional modernization is a subset and primary stag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s the typical feature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regional modernization. Digital economy is a key force driving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with high innovation, strong permeability and wide coverage. With the goal of solidly promoting regional modernization and exploring the way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riven by the digital economy in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top-level design and policy arrangement based on regional reality, development needs and practical difficulties, and take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key core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ptimal allocation of labor force and dividend release, high-quality investment linkage between policy and capital,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and social modernization governance as the transmission path, coordinate the main content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s quality, mode, layout, relationship and timing, and create a new situation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riven by digital economy in the new era and a new journey.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Chinese Modernization; Regional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张子)